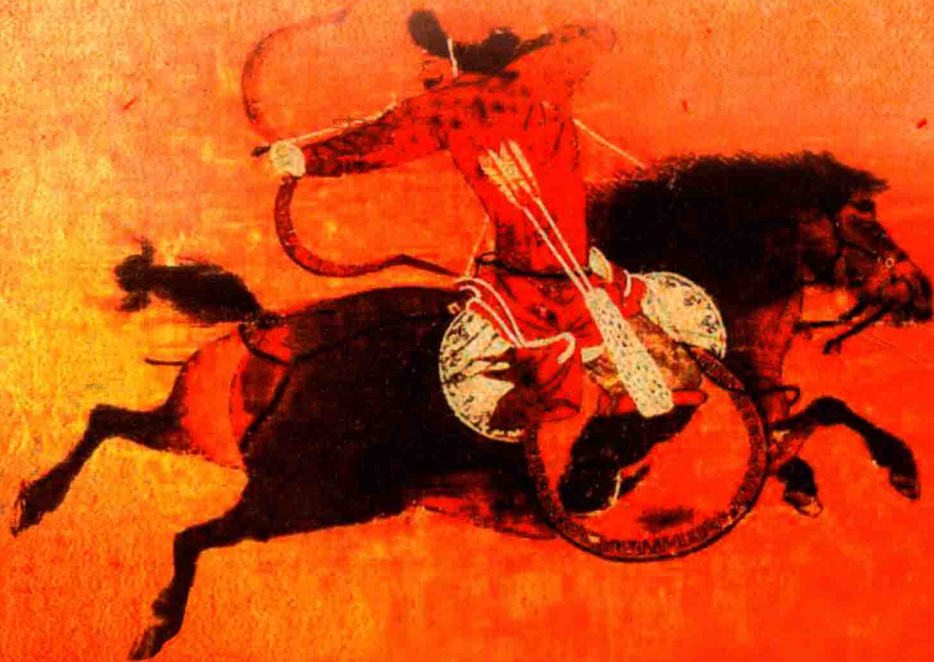


经典战史回眸 古代战史系列

铁骑战北国

蒙金战争全史

李湖光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WUHAN UNIVERSITY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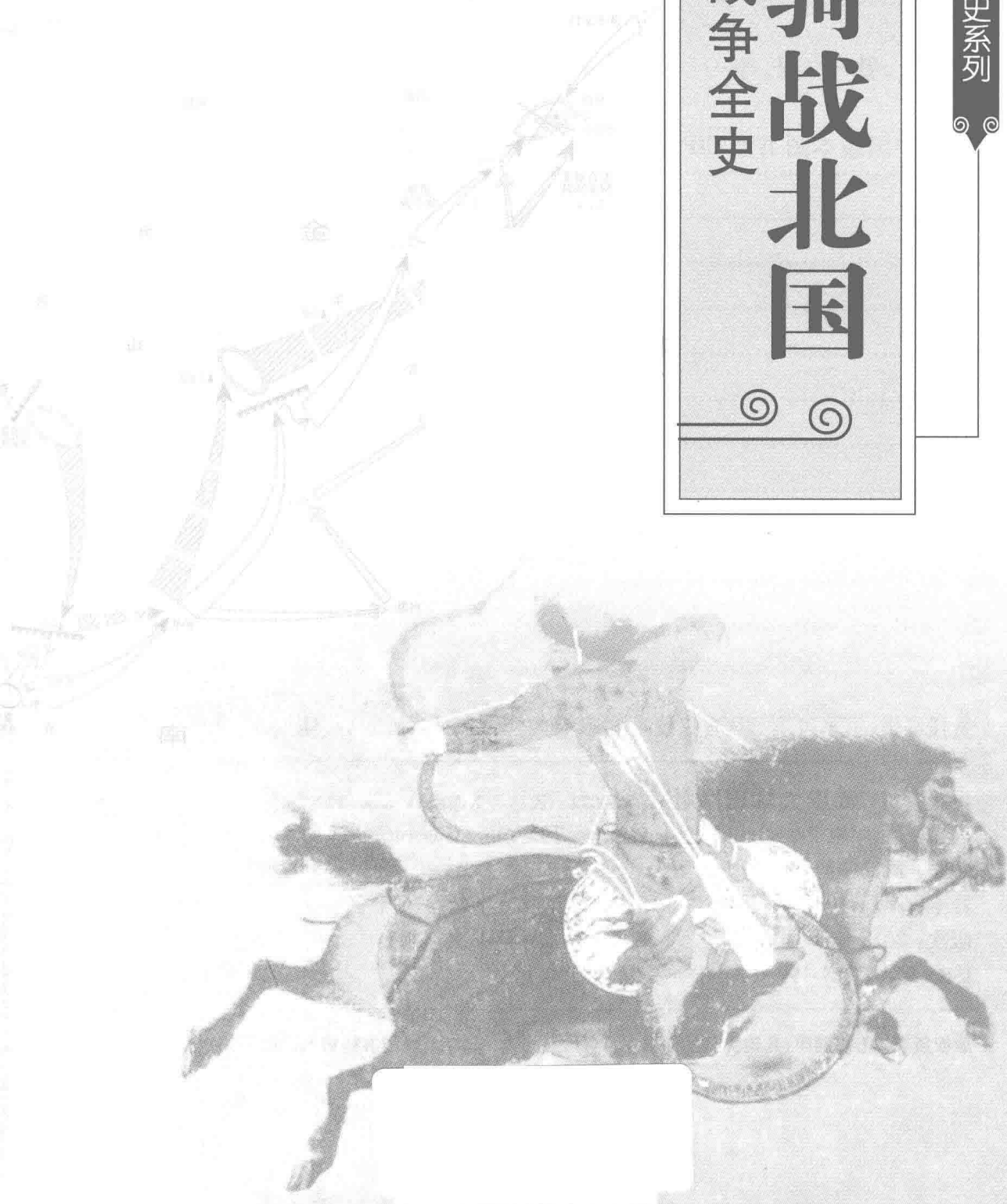
经典战史回眸

古代战史系列

铁骑战北国

蒙金战争全史

李湖光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铁骑战北国:蒙金战争全史/李湖光著.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8.4

经典战史回眸. 古代战史系列

ISBN 978-7-307-19990-3

I. 铁… II. 李… III. 战争史—中国—金代、元代 IV. E294.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20218 号

责任编辑:王军风

责任校对:李孟潇

版式设计:马 佳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武汉中科兴业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15.25 字数: 376 千字

版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19990-3 定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目 录

楔子 历史声誉	001
一 多年恩怨	013
二 战衅初开	024
三 南迁风云	053
四 烽火燃辽	065
五 抱残守缺	075
六 两线作战	091
七 你死我活	114
八 新旧交替	134
九 哀兵必胜	151
十 存亡天定	165
十一 争夺危城	189
十二 直捣黄龙	201
十三 蒙宋伐金	211
主要参考书目	238
致谢	240

楔子 历史声誉

众所周知，中国作为人口大国，自古以来在战争中就拥有惊人的动员率。在历朝历代的内外战争中，动辄征调数万、数十万军队的例子，在诸多古书里面屡见不鲜。凭着兵力优势取胜也被传统兵书视为合情合理之事，例如《孙子兵

法·虚实篇》中，就提倡“以众击寡”，直至今日，依然是一种取胜之道。

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生过“以少击众”的罕见战例，可是人们不免在潜意识中将之当作有悖常理的“奇迹”。而把“奇迹”常态化的

特例是兴起于公元十二世纪初的金国，其军队在战争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彰显“以一当十”的剽悍本色，以致获得“满万不可敌”的历史声誉，一度在南征北伐中处于无敌状态。就以同时代的两个敌国为例，其中之一的辽国仅



宋代《明妃出塞图》中的胡人形象，被认为是参考女真人形象而作（一）。

仅是常备军就有二十万左右，而另一个史称北宋的国家更是拥有数量惊人的部队，从兵籍上计算竟然达到了近百万的地步（尽管宋军一些部队由于内部腐败等原因而存在兵额不满员的状况，但总兵力超过辽、金是毫无疑问的）。可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于1114年（北宋政和四年，辽天庆四年）起兵之初不过召集了两三千人，却敢主动出击，先拿下辽国的宁江州，接着在出河店（今黑龙江肇源县附近）与号称十万的辽军对峙，并战而胜之。类似的战例还有不少，例如金太宗吴乞买于1125年（北宋宣和

七年，金天会三年）侵宋时出动十二万兵力，就放胆在黄河南北纵横驰骋，奋击数量庞大的宋军。鉴于金国在与辽宋两国作战时屡战屡胜的事实，著名历史学者吕思勉为此一针见血地指出，若论以少胜多之民族，“考之往史，殆无如女真者”，因为金国兴起之初，其军队打仗主要依赖风气劲悍的女真人。

女真军队仿佛不受“以众击寡”这个战争规律的约束，接二连三地在战争舞台上表演“以少击众”的大戏。这种通过反常方式取得的胜利无疑具有极为神秘莫测的色彩，值得

深入探讨以及研究。要了解这一切，离不开钩沉往事，不但要追溯女真人建国的过程，还要刨根问底地从女真族的源头说起。

女真人据说源自古代“肃慎”、“勿吉”、“挹娄”等部落，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最终在唐初形成了由不同部族组成的共同体，活动在“白山黑水（泛指长白山与黑龙江）”地区，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保持着原始的渔猎经济，因而和依赖游牧经济的漠北（泛指蒙古高原沙漠以北的广大地区）诸部截然不同，尽管古代的中土人士经常将两者互相混淆。



宋代《明妃出塞图》中的胡人形象，被认为是参考女真人形象而作（二）。

渔猎经济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石器时代，原始人已经懂得织网捕鱼以及围猎野兽等谋生技艺，过上了渔猎生活。按照专家的观点，世界各地的人类在进化的过程中，基本上是从最初的渔猎生活逐渐发展到从事农业与畜牧业，即学会栽培植物与饲养动物，由此产生了更加先进的农业经济与游牧经济，而产品也出现了更多的余裕。换言之，仍停留在以渔猎为生这一阶段的部落，通常会被视为野蛮人，并常常不得不依附于游牧民族以及农耕民族，以便更好地生存下去。

女真人崭露头角前后，正是辽国在关外呼风唤雨的时期。辽国是契丹这个游牧民族所建立的，其崛起于公元十世纪，被尊为太祖的是阿保机，此人于916年（后梁贞明二年、契丹太祖神册元年）在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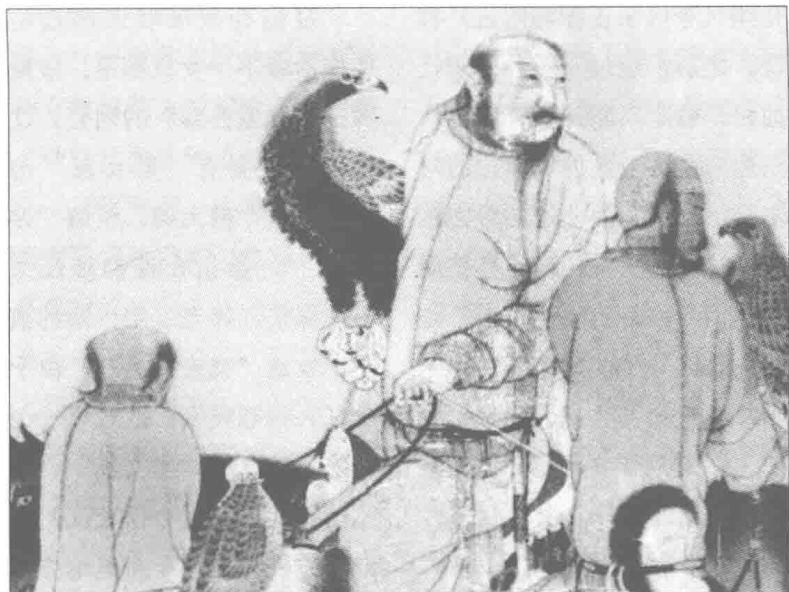
化州（今内蒙古赤峰附近）称帝，之后，经过一系列的东征西讨，疆土不断开拓，以至从东边的日本海延伸到西边的阿尔泰山附近，而北边的势力范围抵达大兴安岭，南边亦扩展至燕山与太行山脉一带，是东亚地区除了北宋之外的另一个大国。

有关辽国的事迹，广为人知的无过于与北宋杨家将鏖战的故事，传说杨令公、杨六郎、杨宗保、穆桂英等杨家将以及杨门女将保家卫国，前仆后继地转战于雁门关等边塞要冲，毫不动摇地英勇抗辽，由此名满天下。类似故事之所以在民间有很高的知名度，明显得益于传统通俗演义小说加油添醋的描写。然而，在民间口口相传的杨家将只是抗辽，并未能灭辽。历史上真正令辽国衰亡的不是北宋军队，而是辽东女真诸部。

辽国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统治着不少女真部落。按照《三朝北盟会编》的划分，辽代女真主要有“熟女真”与“生女真”两大类。所谓“熟女真”，是指在辽初被辽太祖阿保机迁移至辽阳以南的数千户女真“强宗大姓”，由于与辽人接触频密，故冠以一个“熟”字。而“生女真”，则生活于粟沫江（今松花江）以北与宁江东北的千余里地方，共有十余万户口，散居于山谷之间，其中规模大的部落拥有数千户，而规模小的部落亦可达千户，各自推举“雄豪酋长”为主，与辽人接触的次數比起“熟女真”要少得多。还有介于“熟女真”与“生女真”之间的部落，活动范围从咸州（今辽宁开原附近）东北一带的山谷至粟沫江，俱隶属于辽国的咸州兵马司管辖。此外，《契丹国志》、《辽史·百



辽国《东丹王出行图》中的契丹人。



辽国《出猎图》中的海东青。

官志》这些史料中还有鸭绿江女真、长白山女真等记载，可见女真部落之多。

辽代女真诸部经济发展并不一致，与辽国接壤的部分女真人由于与先进的民族进行过更多的接触，生活过得稍微好一点。而地处边远山谷地带的则显得贫穷，不少人像先辈一样过着“夏巢居、冬穴处”的生活，夏季来临时裸袒，仅以尺寸之布遮蔽私处而已，到了冬天，又以猪油涂身，厚达数分，以御风寒，日子比较艰苦。总的来说，辽东各地的许多女真人仍保留着渔猎习惯，并时常采集人参、松实等物，但其农业与畜牧业经济已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懂得耕种以及饲养猪、马。至于手工业，除了酿酒、织布、制造瓦器之

外，还掌握了制铁工艺，有能力锻炼加工铁器，打造弓矢、盔甲等军械。但由于女真诸部活动的地盘普遍“地狭产薄”，故“贫窘”的现象并不罕见。

正所谓“穷山恶水出刁民”，古代统治阶级经常以此来形容那些挑战传统秩序的造反者。而女真人建国的过程就是不断向辽国统治地位发起挑战的过程。

女真诸部虽然并不属于游牧民族，可是女真人与世界上的很多牧民一样，都喜欢打猎。辽国天子大多喜欢游猎，常令女真猎手追随左右，企图利用这些人的一技之长捕获更多猎物。例如女真猎手擅长“呼鹿”，可以潜伏于山林中，吹着用白桦皮制作的角号

以模仿鹿鸣，目的是将麋鹿引诱出来，再予以射杀。甚至虎、熊等猛兽，女真猎手也敢于冒着生命危险进行围猎，以博取辽国天子一笑。想不到，恰恰是由于这类打猎活动，使辽国与女真诸部的关系出现了裂缝。当时，生女真有一种极为抢手的特产，即叫做海东青（又名海东青鹞）的猛禽，它属于鹰类的一种，因产于关外的五国部（这个部落的地盘位于今黑龙江与松花江交汇之处附近）以东而闻名于世。这种猛禽生性健捷，最善于捕猎，一向是猎人的好助手，故备受青睐。辽国统治者通常每年都派出鹰坊子弟随同国内的官僚到生女真各部勒索海东青鹞，其中不肖者还顺便干一些调戏妇女、强取宝物等扰民之事，无端施加的蛮横压迫让越来越多的当地人痛恨不已，致使女真部落不胜愤懑。

就像经济因素常常促使漠北的游牧部落向中原政权叫板一样，女真诸部与辽国的最终反目也离不开经济上的原因。例如双方曾经在江宁州（今吉林扶余县附近）等处发生过贸易纠纷，女真以采集来的“北珠（一种主要产于松花江下游的珍珠）、人参、松实、白附子、密脂”等物以及一些手工业制品前来交易时，常常被辽

人强行压价，甚至遭到公开的侮辱及拘禁，《契丹国志》记载这种仗势欺人的行为叫做“打女真”。

彼此的关系到了辽国的天祚帝在位时愈加恶劣，长期积累的矛盾已经一触即发。而在此期间，女真人的统一事业逐渐取得了进展，活动在黑龙江阿勒楚喀地方的女真按出虎水完颜部经过历代酋长的努力，控制的地域北达松花江外呼兰河，东至张才岭以及瑚尔喀河上游一带，东南扩展至图们江下游流域，甚至有意招抚与朝鲜接壤的曷懒甸地方各部落。到了雄心勃勃的完颜阿骨打掌权时，统一大业更加进行得如火如荼，且实力愈加雄厚。《三朝北盟会编》称完颜阿骨打“身長八尺，状貌雄伟”，性格沉稳而坚毅，平时不苟言笑，显出一副胸怀大志的样子。他掌权的十多年时间里，一方面不遗余力地吞并邻近部落，另一方面又积极组织力量务农，以积蓄粮食，还注意利用空闲时间“练兵牧马”，为大规模的战争预做准备。与此同时，他加强与辽国的贸易往来，又刻意贿赂辽国的权贵，在某种程度上确实起到了麻痹对手的作用。

完颜阿骨打的实力日益膨胀，与辽国摊牌是迟早的事，

从1112年（北宋政和二年，辽天庆二年）起，长期积累的矛盾逐渐公开化了。这年二月，天祚帝按照传统的风俗与来朝的生女真诸酋长在混同江举行头鱼宴（所谓“头鱼宴”，是指每年冰雪解冻时，辽人于江边凿冰钓鱼，然后宴饮以庆贺），当酒过半酣，遂命令诸酋长跳舞助兴，唯独阿骨打一口回绝，从此大家心存芥蒂。此后，辽国试图制止完颜部吞并邻近部族的行为，终于导致双方关系的彻底破裂。阿骨打以天祚帝不肯交还躲藏于辽国的女真政敌为借口，于1114年（北宋政和四年，辽天庆四年）九月下旬与这个前宗主国在宁江州打了起来，他凭着最先召集的二千五百人，以主动出击的方式攻占了四面设有城壕，防备甚严的州城，赢得了首战的胜利，接着，又在同年十一月，准备召集三千七百名“甲士”出战，最终与十万辽军在出河店狭路相逢，尽管最后及时赶到战场的女真将士只有一千二百余人，可是面对强敌仍然毫不畏惧，乘着大风刮起遮天蔽地的尘埃之机，不顾一切地攻入辽军阵线，《金史·挾懒传》称阿骨打一度欲亲自上阵厮杀，但被一位叫做挾懒的亲信劝阻，这名亲信随后挺枪向前，很快便“手杀七

人”，直到枪折为止，已把近十名骑士击于马下。可见战况的激烈程度。经过一番较量，女真人奇迹般大获全胜，并追至斡邻泺（今吉林南郭尔罗斯公爷府一带）以东，把辽军打得丢盔弃甲，缴获的军械与辎重不可胜数。一时间，“女真兵若满万，则不可敌”的说法甚嚣尘上，有鉴于此，《金史》特别评论道：女真兵的人数在出河店之战结束后才开始“满万”。意思是这支军队尚未满万，已经在战场上摧枯拉朽，假如人数满万，必将势不可当！由此，后世就逐渐产生了“女真满万不可敌”这一著名的谶言。

宁江州、出河店两次大捷为女真人摆脱辽国的统治奠定了基础，次年，阿骨打正式称帝，建都会宁（今黑龙江阿城以南），定元“收国”，国号“大金”，并相继拿下了辽国重镇黄龙府等地。

天祚帝为了挽回颓势不得不进行亲征，他扩大征兵范围，想方设法纠集了一支大部队，对外号称“七十万”，于1115年（北宋政和五年，辽天庆五年，金收国元年）十一月挺进至爻刺、斡邻泺一带。

金军仅有两万，明显处于劣势。阿骨打自忖无必胜把握，遂采取激将法，当众用刀

划破自己的额头，任血在脸上纵横流淌，这是一种叫做“螯面”的传统风俗，此刻施展起来显得格外悲怆，他仰天而泣，说了一番慷慨激昂的话，并劝诸将杀死自己家族的所有人，然后再去敌人面前迎降，可“转祸为福”！众将士哪里肯示弱，以“哀兵必胜”的姿势纷纷表态道：事已至此，唯有服从命令，拼死抵抗，死中求生。恰巧辽国出现了内乱，一位名叫耶律章京的先锋都监因对天祚帝不满，临阵而逃，企图联络一些人另立君主，致使天祚帝不得不仓促西还。阿骨打乘机率领人马追击至护步达冈，把军心不稳的辽国部队打得一败涂地，取得了以少胜多的又一次大捷。

此后，辽军在关外屡战屡败，溃散的兵员到处为祸地方，无异于盗贼，而辽国统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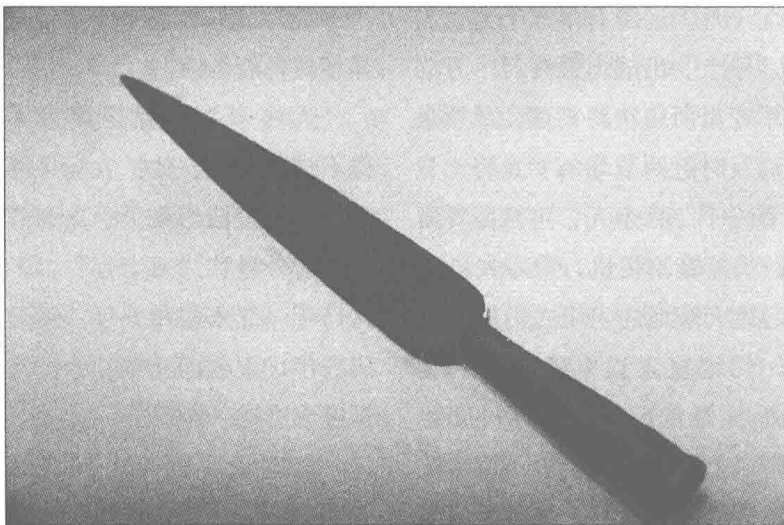
阶级的内讧亦有扩大的迹象，使局势进一步动荡不安。金国乘机四处扩张，实力不断壮大。然而，阿骨打在辽国即将灭亡之际于1123年（北宋宣和五年，辽保大三年，金天辅七年）八月病逝，由其弟完颜吴乞买继承大位。而金军在北宋军队的配合下，兵锋直指燕京（今北京），终于在两年后俘虏了逃亡到余睹谷的天祚帝。

辽国虽然灭亡，但女真军队没有停止扩张步伐，很快又掉转矛头，把北宋视为下一个打击的目标，并于1125年（北宋宣和七年，金天会三年）十月起调集重兵深入黄河南北。金国这时已经收编了大量奚、契丹、渤海以及汉人入伍，可动员的兵力超过十万，经过两三年的角逐，多次重创了积弱已久、虚有其表的宋军，陆续占领太原、真定等处，拿下了

北宋的首都汴京。

昏庸无能的宋徽宗在金国入侵后惊慌失措，忙着禅位给儿子宋钦宗，希望躲过一劫，但事实证明宋钦宗也是扶不起来的阿斗，这两位宋朝皇帝最后均逃脱不了成为俘虏的命运，被金军虏至遥远的五国头城（今黑龙江依兰县一带），屈辱地度过了下半生，同时被虏往关外苦寒之地的还有一大批贵戚、官僚以及工匠等等。女性又一次成为战争中的受害者，根据《靖康稗史笺证》里面的资料，汴京沦陷时成为金军战利品的除了徽、钦二帝的皇后、皇妃、公主之外，还有数千名后宫嫔妃、宗室妇女，她们与大量民女一起被囚禁在城外青城寨、刘家寺两处大营之内，总数达到一万一千余。其中不少人因不堪侮辱而死于非命，幸存者从1127年（北宋靖康二年，金天会五年）三月下旬起被分作七批押往关外的上京（今黑龙江阿城市），部分人被金军将帅瓜分，部分人被强行安置在洗衣院等机构服劳役，还有的被迫为奴为娼。

《宋史·钦宗本纪》记载，繁荣昌盛的汴京经过金军的大肆抄掠，已经“库府畜积，为之一空”，立国一百六十多年的北宋糊里糊涂地灭亡了，而“靖康之难”也成为抗金义士矢志



黑龙江省博物馆收藏的金代铁矛。



宋徽宗与宋钦宗。

不忘的恨事。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抗金英雄岳飞在《满江红》一词中的慷慨悲歌，充分显示了有志之士不甘任由异族摆布的思想。幸存的宋朝大臣们纷纷拥戴康王赵构为帝苦撑危局，成立了南宋小朝廷。经过整军备武，南宋军队的战斗力得到提升，在黄河、淮河流域以及长江两岸与金军不断周旋。可是，秦桧等朝中的主和派想方设法地排斥主战派，甚至以“莫须有”的罪名处死了力主北伐收复失地的岳飞，通过割地、纳币等屈辱的方式与金国达成和议，目的是苟安一隅。

短短十多年时间里，辽与北宋先后被金国灭亡，这个军事史上的奇迹主要是剽悍善战

的女真将士创造的，显示“女真满万不可敌”并非浪得虚名，难怪《金史·兵志》总结道：“金兴，用兵如神，战胜功取，无敌当世。”虽然随着开国宿将的相继辞世以及内部分争等原因，致使金国军队的战斗力有所衰退，但他们后来还是保住了大部分战果，直到北方受统一的蒙古帝国威胁之前，已享国八十余年，疆域东至日本海以北，西至陕甘地区的佳县、米脂、临洮等处，北自大兴安岭以及阴山山脉，南达淮河流域以及唐州、邓州、大散关一带，与北方新兴的蒙古帝国以及南方的南宋形成鼎立之势。

金国在战争史上创造的奇迹与其拥有一支骁勇善战的部队息息相关，要想研究这支部

队，首先需要了解一下其独具特色的军政组织。

女真军队沿用的是“壮者皆兵”的传统制度。平时，各个部落过着“佃渔射猎”的生活，到了执行军事任务时，则由诸部落大大小小的酋长分别负责征兵。这些酋长平日叫“孛堇（又译勃极烈，是女真传统的官长名词，此词在金国成立之前已经存在），其中地位最高者称为“都孛堇”，由完颜阿骨打出任。金国初兴之际，没有专门的机构以及相关的官吏处理军机，当阿骨打称帝后，便建立了由皇帝与诸“孛堇”共同组成的国家最高军政机构。遇到国家大事时，阿骨打一般不会独断专行，而是与部落酋长们择地环坐商议。酋长们举行军事会议期

间，若有人献出的计策得到阿骨打的认可，就有被任命为将的可能，这类做法保留着原始部落的议事作风。

阿骨打辖下的诸“孛堇”到了行军打仗之时，可分别被赋予“猛安”、“谋克”等称号（“猛安”的意思是千夫长或千户，“谋克”的意思是百夫长或百户）。按照《金史·兵志》的说法，金太祖阿骨打起兵之初，“部卒之数”，并无定制，直至其即位二年，率二千五百人破宁江州，始以三百户为一谋克，十谋克为一猛安，形成了两级基层编制。不过，据专家的研究，女真部落也许在此之前已经存在猛安、谋克之类军政合一的组织单位，平时进行生产活动，战时抽兵履行军事义务。然而，那时的猛安、谋克却没有明确规定在参与战事时需要出动多少兵数，只是笼统地按照“壮者皆兵”的原则行事。宁江州之战后，随着更多部落的归附，金国统治者“率用猛安、谋克之名以授其首领”，甚至将类似的制度推广到收编的契丹、奚、渤海与汉人部队。猛安、谋克等职位可由军功获得，逐渐演变成了官吏，而任免之权掌握在金国统治者手中，这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增强。猛安、谋克一般可分为世

袭与非世袭两种，世袭的猛安、谋克拥有官阶品级，管辖军户的同时兼顾民政。另外，统治者还可以根据特殊需要授予一些人成为非世袭的行军、押军猛安、谋克，用来统率经过扩编的军队，以备不时之需。

女真嫡系部队里面的猛安、谋克可得到五夫长、十夫长、五十夫长等下级头目的辅助。而战时根据需要，又可设立职位更高的万夫长，以利于统一指挥。总之，部队编制日益完善。另外，普通士卒也有随从，叫“阿里喜”（“阿里喜”可干一些饲养马匹之类的杂务，以减轻士卒负担）。女真军队军纪极严，实行连坐法，若五夫长战死，辖下四人皆斩；十夫长战死，五夫长皆斩；百夫长（即谋克）战死，十夫长皆斩。由于赏罚分明，故士卒用命。

金国能够凭着武力迅速崛起，与其军队采用的部落兵制有莫大关系。酋长与部属之间互相熟悉，结下情谊，并非“将不识兵，兵不识将”的临时凑合之众，凝聚力比较强。正如《金史·兵志》所说的：“兄弟子姓，才皆良将，部落保伍，技皆锐兵。”

宋人自始至终对女真部队克敌制胜的秘密极感兴趣，

不少有志之士认真地进行过探讨。例如马扩曾经作为北宋使者出使过金国，因而有机会在关外接触观察女真部队，把相关记载写入《茆斋自叙》，并比较详细地描述了女真军人的一次大规模狩猎，这类活动实际相当于军事演习。书中写道：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在狩猎的当天早上，亲自带队来到野外，在积雪上铺下一张虎皮，背风而坐，前面堆放着草木等易燃物品，然后点燃取暖，一个临时的指挥中心就此成立。随行诸将各自抽出一支所佩之箭，“掷占远近”，以箭坠落的地点一一划分狩猎区域。各部队随即上马，分头出发。只见一匹匹战马疏散开来，形成长长的行列，每名骑兵相距五至七步，接续不断，首尾相望，通常可长达一二十里，欲把整个狩猎区域包围起来。等到各就各位准备开始狩猎的时候，阿骨打便骑马来到距离后队一二里的地方，履行指挥的职责。他以旗帜为号，指挥骑兵张开左右两翼，进行大范围的迂回包抄。凡是包围圈内的野兽企图向外逃窜的，士卒应“迎射”以阻止；而自包围圈外跑入圈内的野兽，只可由主帅先射，其他人不能轻举妄动。各部队徐徐而进，行至距离围猎地点三四十里之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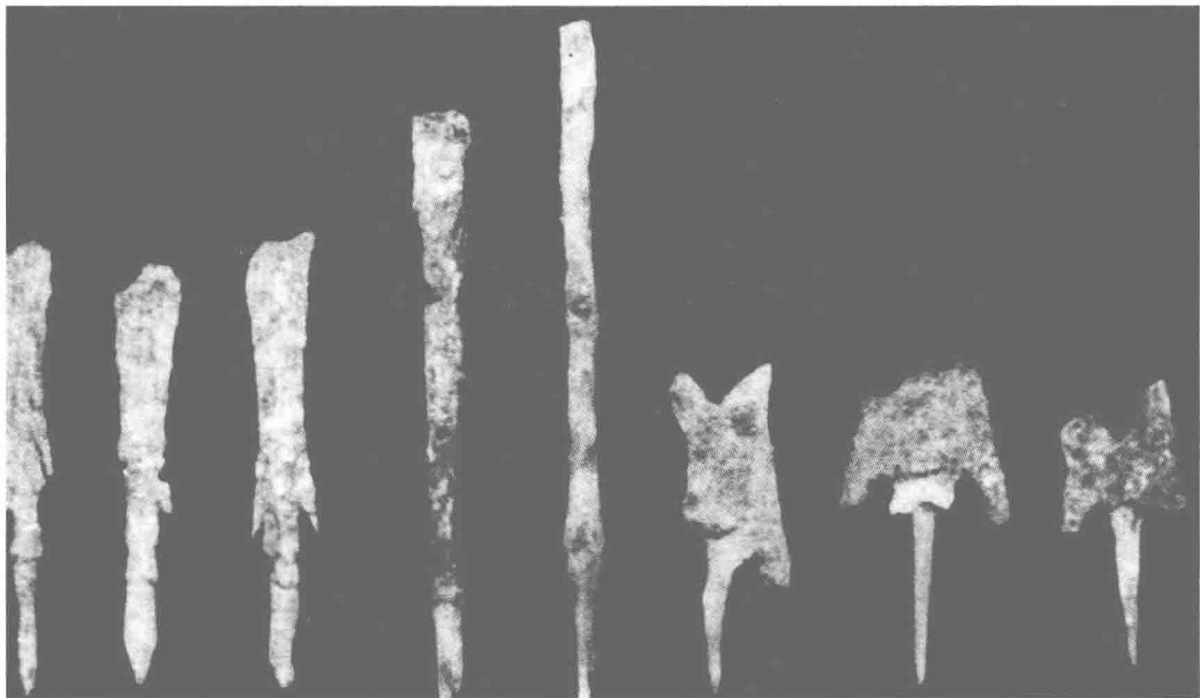
便选择一处能够宿营的地方合拢包围圈，然后所有人一步一步地向圈内进迫。随着各狩猎部队之间的距离逐渐缩小，人和人就不断挤压、重叠着，而包围圈也最终变成了“二三十匝”，可谓水泄不通。圈内的野兽四处乱窜，但在女真人的“或射或击”之下，无不尽数毙命。阿骨打事后意味深长地点评：我国中最快乐的事，莫过于围猎。北宋使者马扩显然对这种“骑射”现象极为重视，并在书中借完颜阿骨打的口指出金国部队“行军布阵，大概出此”，意思是女真人打仗所用的战术与围猎差不多。

然而，女真骑兵不是一支主要倚靠弓箭，擅长远距离

射击的轻装骑兵，而是包括了大量的重装骑兵。所谓重装骑兵，一般是指披挂重型铠甲，装备近战兵器，惯于突阵的兵种。《契丹国志》对金军骑兵各兵种有生动的记载，称女真人初叛辽之时，军中皆是骑兵。“每五十人分为一队”，前面二十人，全部身披重甲，手持棍、枪，完全是一副重装骑兵的打扮；后面的三十人，则穿戴轻甲，“操弓矢”，显然是轻装骑兵。而《三朝北盟会编》中亦有类似的记载，这支部队执行军事任务时，前行的骑兵配备一丈二尺长的枪，“腰垂八棱棍棒一条，或刀一口”，同时人马皆披挂铠甲，有“硬军”之称，类似于重装

骑兵。弓箭手在后。至于那些并非女真人的士卒，则不穿戴铠甲，装备简陋，甚至连弓箭这类基本装备也是“或有或无”。综上所述，女真人在战斗中绝非仅仅依靠轻装骑兵骑马射箭取胜，重装骑兵也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例如在著名的出河店之战中，阿骨打的亲信挾懒挺枪突阵，“手杀七人”，直到枪折为止，就是重装骑兵冲锋陷阵的活生生例子。

女真骑兵作战时各兵种互相配合默契，《契丹国志》称这支部队每当遇到敌人，必有一二人跃马而出，观察敌阵虚实。敌阵的“左右前后”，均有可能成为金军大部队的集



出土的金代铁镞。

结地点。进攻时，女真人策马奔驰，“百步之内，弓矢齐发”，“胜则整队而缓追，败则复聚而不散”。其“分合出入，应变若神”，可以“人自为战”。

这支来自关外的部队具有惊人的耐力，据说善于在战场上不知疲惫地连续作战。《金虏图经》记载女真人之间流传着一句话：“不能打一二百个回合，何以为马军！”这种耐力是其他军队所罕见的。《宋史·吴玠传》对此有过精辟的分析，据书中所载，宋朝名将吴玠的弟弟吴玠曾经分别和西夏（这是一个由党项贵族建立的国家，地处西北）、金国的军队交过手，因而事后便将这两个不同的对手加以对比，指出西夏军队耐力不足，与宋军打仗时每次战斗“不过一进却之顷”，便迅速分出了胜负。可是金军却不同，作战时“更进迭退”，即使暂时退却，但很快又卷土重来，显示“忍耐坚久”的作风，故每一次战斗“非累日不决”，而且“胜不遽追，败不至乱”。这样强劲的对手，吴玠自称用兵以来“所未尝见”。

不过，给宋人留下最深印象的并非金军的轻装骑兵，而是重装骑兵。由于金军的重装骑兵有时会布置在阵营的

左、右翼，故被宋人赋予“拐子马”的称号（因为在宋代某些地方的俗语之中，把左右两翼唤作“两拐子”）。据说这类骑兵突阵时常以数人组成一队，驾驭着战马并肩而前，就像一堵可以移动的墙壁那样向前推进，显得势不可当。类似的传说中，足以反映出金军重装骑兵给对手造成的心理压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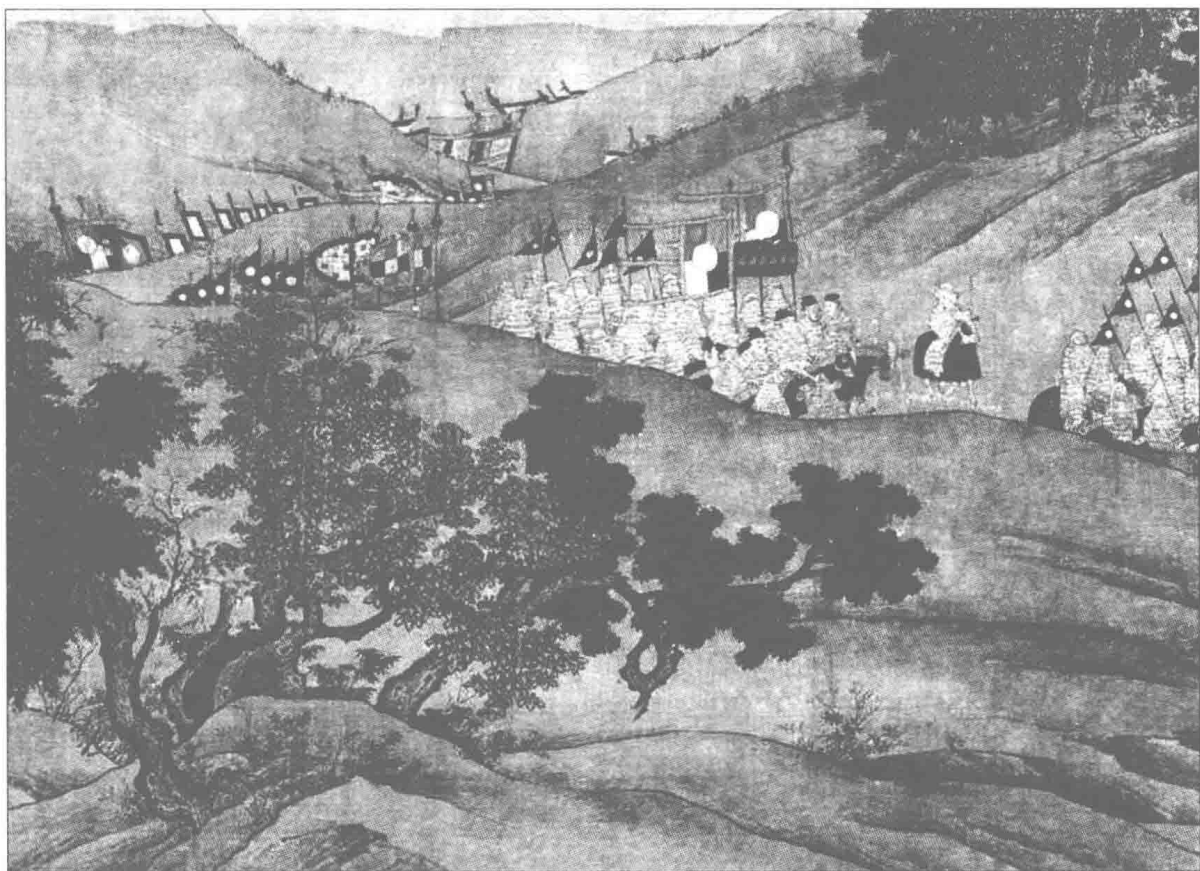
南宋名臣吕颐浩在奏书中提到“自金人犯边以来”，宋朝军队“百战百败”，甚至“非止百战百败，往往望风奔溃，不暇交锋者”，之所以败得这样惨，是因为女真人善于使用骑兵突阵。他自称曾经对战事进行过调查，发现宋军遇敌“不暇成列，辄奔溃败走”，而原因之一是与地形不利有关，因为北方的平原广阔，以步兵为主的宋军在野战时难以和敌人的骑兵抗衡。金国部队在战时常以铁骑张开“左右两翼”，“前来围掩”，往往一举得胜。

女真骑兵在灭亡辽与北宋这两个大国的战争中表现得很抢眼，自有过人之处。《金虏图经》称其骑兵“倍养副马”，“居常以两骑自随，战骑则闲牵之，待敌而后用”。也就是说，在一般情况下，女真骑兵拥有两匹战马，这和以

步兵为主的宋朝军队形成鲜明的对比。金国虽然不是游牧部落建立的国家，但战马除了饲养的之外，还可从毗邻地区输入，同时，又想办法在战争中四处掠取，因而马匹的数量也非常多。此外，在关内外攻城略池的金军霸占了辽国的一些“无蚊蚋、美水草”的传统牧地，用来养马时对壮大骑兵的实力有很大帮助。据《金史·兵志》所记，金国在天德年间设置“迪河斡朵、斡里保、蒲速里、燕恩、兀者”五处群牧所，皆沿用辽国旧名，对马匹的繁育起了很好的作用。

《历代名臣奏议》里收录了南宋名臣吕颐浩的一篇奏书，亦有相关论述，指出金国于每年四月，“放马入泊，逐水草”，叫作“入淀”。这些地方主要在山西与燕、蓟诸处。早在辽国未亡之前，契丹人已“择美水草之地数千顷，禁人耕凿，留以养马”，如今女真人依样画葫芦，每年四月驱马“入淀”之后，“不喂料，只食青草”，到七八月间，方“出淀”，以便在秋冬之后骚扰宋人。

金军虽不乏马匹，但骑兵并非万能，以至于有时不得不下马步行作战。《云麓漫钞》对此有所记载：“虏（指金人）用兵多用锐阵，



宋代《中兴瑞应图》中的金军骑兵。

一阵退，复一阵来，每阵重如一阵。重兵既多，即作圆阵以旋敌人；若敌人复作圆阵外向，即下马步战，待其败走，上马追之。”金军最初全是骑兵，但后来根据形势的需要，又组建了步兵。本来，步兵不受重视，就像《金虏图经》所载的，金国部队里面的步兵不多，以汉人为主，干一些运薪、挑水、搬粮食、掘壕堑之类的杂事。这是金国刚刚兴起时的情形，到了与宋作战时，就逐渐大量扩充步兵。与此同时，骑兵也在战场上更加频繁地下马步战。其中最有名

的就是被宋人称为“铁浮屠”的队伍了。所谓“浮屠”，本意是指佛塔。而“铁浮屠”，当然是用来比喻那些头上戴着两重铁制兜鍪，身上披挂重甲的金军士卒，故又称之为“铁塔兵”。这类人通常当仁不让地肩负起攻坚的任务，并常常在战时以数人为一组，相互之间用“皮索”或“铁钩”等物连在一起，以显示同生共死以及有进无退之意。例如在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天眷三年）的顺昌一役中，“铁浮屠”进行过殊死的作战，让不少参战的宋人过目难忘。事实

上，在攻城的时候，步兵的作用常常比骑兵大。逐鹿中原的金军已经掌握了比较先进的攻城技术，还装备了不少攻城器械，以在战时辅助步兵，其中包括抛石机、云梯、偏桥、鹅车、撞竿等等，因而攻克了不少宋人的城池。而在对宋作战过程中，又组建了水军，逐渐形成兵种齐全的队伍。

金国的步骑兵得以称霸中原，军中的斥候亦功不可没。吕颐浩认为金军虽然没有专门的斥候部队，却常常选择“强壮有物力之人，乘上等壮马”行动，他们不披甲，但携

带刀、弓等军械，以四五人为一队，专门负责侦探军情，叫做“硬探”，这些人“探事精审”，可日驰二百余里，军事素质远胜于宋军的同类部队。由于吕颐浩经历过战火，曾经在1125年（北宋宣和七年，辽保大七年，金天会三年）被金人俘获过，遂以自己的亲身体会批评宋军的敌情侦察工作搞得一塌糊涂，例如金军于1126年（北宋宣和八年，辽保大八年，金天会四年）南下，于十一月间抢渡黄河攻破郑州，距离京师已近在咫尺，可北宋诸臣犹不知，误以为破郑州的是“河北强寇”，而非金人，闹出了战争史上的一个大笑话。

尽管金国难免会打败仗，可种种“以少胜多”的表现还是令女真部队广受瞩目，而非凡的成就与其风气劲悍的传统

及部落兵制关系匪浅。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金国兵制受辽、宋的影响越来越深。其统治者根据本国的特点，参考辽、宋制度，相继在不同时期设置了都统、枢密院、都督府、都元帅府、都统司、军帅司、总管府、节度使等军政机构，不断加强中央军事领导。与此同时，一些传统做法逐渐地遭到漠视以至屏弃。其中比较特殊的例子是，“孛堇”制度在第三位皇帝金熙宗即位后被废除。就连猛安、谋克等传统制度也进行了多次的革新，例如女真统治者以“风俗糅杂，民情弗便”等理由一度罢免辽东契丹、汉人所沿用的猛安、谋克之制。而在正规军之中，产生了直属中央的侍卫亲军、禁军、威捷军、武卫军，等等，其中很多部队是由过去的“合扎谋克（亲军谋克）”

发展而成。各地除了猛安、谋克部队之外，还成立了名目繁多的非正规军，而扩充部队的方式除了征兵，又可招募新军助战。其中，契丹、奚等非女真部族组成的乂军属于地方部队，主要分布于东北、西北与西南部，承担守卫边境等任务。

随着与南宋和议的达成，金国在北方的统治逐渐稳定，女真将士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频繁地依靠掳掠维持生活，军俸制度便应运而生。这一切，都与原始的部落军制渐行渐远。

作为东亚大陆的霸主，金国对周围地区的动静保持着警惕，其辖下的虎狼之师亦不惜使用武力，准备与任何挑衅者开战，以维护其来之不易的霸主地位。

一 多年恩怨

金国最大的敌手是蒙古国。这个由蒙古人创建的史无前例的大帝国于十三世纪初叶在漠北崛起，对外扩张频繁，在亚欧大陆相继征服了一系列不同肤色、不同文化的国家，获得了军事史上前所未有的赫赫武功。当世界被蒙古骑兵搞得天翻地覆时，随之产生的各种震撼性后果也就不可避免地让世人震惊不已了。

蒙古国的缔造者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这位杰出的军事领袖凭着无与伦比的军事才华统一了四分五裂的蒙古诸部，接着带着无数的游牧骑兵冲出草原之外，为建立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超级大国而奋战终生。《元史》称成吉思汗毕生“灭国四十”，东至森林茂密的大兴安岭，西到横跨欧亚的钦察草原，无数地方被其用武力控制，在同时代人当中树立起了不可逾越的军事威望。正如波斯历史学家志费尼在其名著《世界征服者史》中

所评论的那样：“说实话，倘若那善于运筹帷幄、料敌如神的亚历山大活在成吉思汗时代，他会在使计用策方面当成吉思汗的学生，而且在攻城略地的种种妙策中，他会发现，

最好不如盲目地跟着成吉思汗走。”众所周知，亚历山大是西方历史上最伟大的统帅之一，曾经征服希腊、埃及以及波斯帝国，创建了名闻一时的亚历山大帝国，可是，他在



成吉思汗。